



沐一场夏雨

■陈裕

夏天的雨有时是个急性子，大大咧咧，粗线条，哗哗一阵子。有时又是一个迟缓的人，慢吞吞，细雨雨脚，斯斯文文。

夏天的雨讲究个排场，乌云遍布，天空呈现灰暗的色彩，气氛烘托得十足。这么说来，雨是个有点装腔作势的家伙，可终究它还是要与凡间的万物为伍，混然众人。

雨滴由大到小，由多到少，最后变成成群，仿佛把天地变成一场冲锋的阵地。雨不分地势高低，平原山岗，一视同仁。它的眼里不因贫富而厚此薄彼，也不因贵贱而另眼相待。它急中有缓，缓中有急。有时，斜风之中带细雨；有时，直落门庭不须归。夏雨如甘霖，它用淅淅沥沥的轻柔，噼里啪啦的勇猛、明明白白的心境，清清爽爽的洗刷让天地透色透光更透明。一滴雨，穿透整个天空，见多识广，山川、田地、树木、花草，都在它的视线里。雨后山光水秀滢澈，空气清新干爽，天蓝云白空灵。

一年下过的雨无数，谁又能记得每个季节里，雨都是怎样的一种风情呢？这个问题，古人最具慧眼，有诗为证：“透树垂红叶，沾尘带落花。”这样的雨，意境之美无限；“重门寂寂初夏，尽日垂帘细雨中。”一幅雨中图线条简单，却最让人遐想，夏天的俏丽在意蕴之中，寂静中雨落似帘垂，质感强烈。“忽闻疏雨滴林梢，起看油云满四郊。”这样的夏之雨，阵势宽广，倾情有加。

我最喜欢看夏天的雨在稻田里的倾情。此时，稻田的广阔与天空的高远已是相映彼此，地色与天色呈现着同体之宜，天地之间仿佛在举办一场仪式，欢迎这夏天的纷雨漫气光临。在空旷的稻田里，这雨撒欢似的奔跑，顽皮得像个孩子。一会儿在这头，一会儿在那头，眼前身后皆是它，它所营造的氛围如国画般意致清迥。

一场夏雨就是一张网，夏天用它的巧手在网上设计着花样。给植物们添些颜料的厚重，给高山补给峻峨的威凛，给河流梳理畅快的通晓，给人间以时令接驳的稼穡。雨网之下皆是季节的清洗，雨幕之中皆是夏天的风物。这雨是先遣，是提领，雨声无歇，人耳皆为夏天的旋律。

夏天看雨，雨宛如调色剂一般，遇红则红，遇绿则绿，色彩更觉艳丽，像是个浅酌低唱的角色，一声又一声，一场又一场。我站在窗前，近处房舍的顶棚蓝得愈加纯粹，抬眼时，街道两旁的柳树，那枝枝伸展的绿叶，鲜亮得透彻。柏油马路在雨水的冲刷下，洁净似新，雨水不知疲倦，把人间洗了又洗，真是个勤快的清洁工呢。

走进夏天，常常与一场雨邂逅。在干燥的氛围里沐一场雨，是很及时的。可以和雨坐坐，聊着夏日的缤纷和风云，更聊些农事和人间万象。“好雨知时节”应和着季节的光景，这雨也晓得应天时地利人和，就像知书达理的儒者，循序有道，助力节气。

在夏天沐一场雨，感受着清新的意味。天之广地之大，博物丰盈，雨勾连着天地之间的况味，让万物抖落一身尘埃，退去铅华，润泽心田。

在九岭山里

■川梅

往任何方向都有通达

一大早，父亲荷起锄头，到农业上看水。溪水从庄稼地弯过去，稻禾纷纷抽穗。

狗在父亲背后远远观望，狗眼中，四面很空，父亲很小。父亲侍候的农业，也很小。

父亲背后的村落，像一只烟雨中的青蛙。喊几声，就成了一幅水墨，仿佛很多底蕴。

娘正把牛羊赶出村口，让它们自己选择去向。在九岭山里，天地很大，往任何方向，都有通达，也有余地。

晓风拂弄万千柳意

河流弯过来时，残月还未隐逸，天就亮了。杨柳岸上，晓风正在拂弄万千柳意。

狗仿佛是看到轮回了，冲着河流吠几声。再回头对着村子吠几声，又冲着远处的苍茫吠。吠过之后，意境仿佛就深远起来。

村子里的人，缓缓把门打开，站在门口打量，打望得有些茫然。光阴无声无息摇摆，摆动的幅度，有些不知深浅。

下了早蛋的母鸡，从鸡窝高调出场。把一串串炫耀抛向空中，整个山脉，仿佛一派生机。

河流

水涨到端午，河流就肥胖了，开始很多隐患。再胖下去，会没有意义。

农业头痛，忙农事的人也头痛。他们穿着雨衣的背影，十分胖大，在田亩上左右，有些无可奈何。

另外一些闲人盯着水，河水混浊。在九岭山里，浑水是有鱼的。很多长长的鱼竿伸入浑水，想捞几竿欲望。

后来河流慢下来了，开始拐弯，仿佛不赶时间。在九岭山里，有很多纵横。河流慢下来，就有机会。

底蕴

下了几场雨，把天空都打湿了，太阳懒得出门，整个苍穹都是阴的。

村子烦，村子面前的田亩上，庄稼情绪低落。爬上篱笆的瓜藤，仿佛捡了便宜，昂着绿色的欲望，往空中钻。

闲了多年的牛依然厚道，面对世相也不多嘴。在九岭山里，牛看多了过往，习惯了沉默。

村子背后的山峦，被雨喂胖了。它们苍茫的姿态，仿佛已经胆肥，渐渐有了底蕴。

仿佛山里的光阴

雨细了，村子四面天青色，仿佛一幅水墨。远远望，到处春意闹。

屋后的芭蕉，一门心思招风。仿佛不知愁滋味，风中摇摆的姿态，比唐诗骚，比宋词更骚。

很多路径探头探脑，在意境上绕来绕去。有的绕出了境界，另外的一些，绕了一大圈，又绕了回来。

娘蹲在菜地上，用心移栽爪菜的秧苗。想把它们做大。娘的动作缓慢，缓缓移动的背影，仿佛山里的光阴。

喊风

风过去后，山上猛然寂静下

来。村子不习惯，伸出好多路

径，往四面打探。青蛙也不习惯寂静，没有风，就少了很多意义。在农业深处，它们放开嗓门，一边喊年成，一边喊风。

没有风，田亩上的稻禾依然轻轻摆动。仿佛是陶冶在风中，它们一年一轮回，最大的所悟，是要有风。

村子里的群众，在田亩上侍候农业。累了就直起腰来，冲着苍茫吆喝。在九岭山里，这样的吆喝有些盲目，又有些沧桑。

便宜

意境深远后，狗吠就便宜了，鸡鸣声也便宜了。那些悄悄绽放的花，也便宜了。

光阴荡在意境之上，比意境便宜。绕村而过的河流，背景很深，来头很小。它们也不留下来，仿佛怕被便宜了。

村子很便宜，头上的日月，很简单。村子里的光景，也很简单。那些想翻越山坳的欲望，还很瘦。

农业更便宜。播种，移栽，收成，整个过程都是人为的。传统而又经典，没有什么花样。

鸟在稻草人头上撒野

林子里出来的鸟，看见农业肥了，胆也肥起来。从农业上飞来飞去，在稻草人头上撒野。

很多不会飞的野物，躲在稻草人边上望，把稻草人仰望成真

人。不敢乱动，在光阴里等机会。村子里的人，看见野物打农业的主意，跑过来大声吆喝。他们的吆喝声粗野，响过去，会摇动光阴。

山脉深处的那些村子，把农业当成机会。在九岭山里，村子小，劳动也小。只有农业很大，仿佛是捷径。

狗歪着头听了很远

山谷中的野花，借着月色绽放。夜深人静，它们动作慢，没有弄出声响。

没有风来，几朵云遮住了月亮。云的虚影刚好罩住山谷，罩住了花开的声音。

几只萤火虫打着灯笼乱飞，像是在找意义。它们的灯笼很小，亮很小，照得这片意境，也很小。

村子在谷口深刻，已经梦了。檐下的狗歪着头，竖起耳朵，听了很远，河流在听什么过去。

山乡

多年以后，村前村后，荒地比菜地多了。山上山下，荒垄比田垄多了。

荒地多，野物就多了。娘种菜的时候，常常顺手多种几个稻草人。让它们一一守在地头，分一些责任。

荒垄多，野物更多，父亲种田，也要用心多种几个稻草人。让它们站在农业上，有一些担当。

那些在山里赶路的人，偶尔路过村子，停下来远远打望。会以为这片天地，仿佛还有很多人。

意境

狗在河边发呆，看见风来，喊了几声。河流以为有事，慢下

来。缓缓地弯一弯，改变了角度。

山坡上的杜鹃花，开得有些艳俗。它们像山里的乡愁，表面上风光，却少了一些哲学的深度。

风在山坳上荡了好久，听到狗叫，故意放慢了速度。到了村口，又转向另外的田垄，仿佛想要去影响农业。

几只肥硕的鸭子，肥得有些骄傲了，在门口炫耀一番，又踱到屋后喊叫。喊得正在肥硕的芭蕉，悄悄低下了打算。

山中

左岸的鸟鸣淡泊，叫起来，仿佛不太用心。右岸的鸟肥胖一些，声音洪亮，把半面山坡都喊绿了，多出了很多表面意象。

村子和山峦对望，山不转，路转。路不转了，水转。在九岭山里，水是便宜的，一直绕着那些山峦转弯。

村子里的群众，成天在村子和山脉上转。仿佛是想找一些背景，又或者只是为了了一些更好的打算。

时间转得很慢，仿佛没有实际的意义。在九岭山里，鸟翼飞在空中，带不动光阴，也影响不了空间。

鸽子

水看到村子，老远就慢下来。绕着农业的形势，拐好几个弯，拐出了很多沧桑。

一只乌龟从水面上岸，爬得比时间还慢。爬动的姿势，看不出目的，仿佛拥有很多光阴。

狗在河边的老路上，走得摇头摆尾。它走过的后面，很多的狗尾巴草像是受到影响，没有风，也轻轻摇摆。

几只鸽子在屋顶上观天下。笨拙的样子，胖得像赞美诗。它们声音油腻，仿佛已不是从前的观念。

世相

不清楚是哪条垄里的风，在方圆上撒野。弄出好多意思，也不收手。

狗打村子里窜出来，追着风吠叫。绕过好几条垄，把风赶过了山坳。

没有了风，村子就懒了，仿佛少了很多意义。散落在各处的稻草人，望着农业发呆，想找出路。

各家的门都敞开，门前的空地上，鸡鸭正歪着头。在九岭山里，它们不歪头，看到的景物就是歪的，看到的世相，也不方便。

青蛙

雨还在山腰上酝酿，慢慢打主意。青蛙就在水边喊起来，它们喊声，整个农业都听到了。

农业渴了好久了，费尽很多心机，准备已经充分。只要雨下来，抽好了穗，就没有什么事了。

河水从村前流过，也很瘦了。木桥搭在最直接的地段，站在桥上，看得清前面，也看得清河流的后面。

青蛙的喊声有些油腻，响到河流前面，被甩出来。到河流后面的，也被甩了出来。整个领域都是青蛙叫。不知要等多久，雨才会下来。

诗意水乡梦

■耿艳菊

像孩子们那些稀奇古怪的梦想一样，我小小的心里也曾做过一个好笑而又诗意的梦——临河而居，枕水而眠。那时候，不知道乌镇，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“枕水人家”这美得令人心跳的词语。对江南的所有印象，是堂屋里西侧门楣上挂着一个老旧的牌匾。那是父母结婚时别人送的，一幅湖水荡漾的风景画。大人们似乎对它很稀罕，说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啊。

这水波澄澄的美丽西湖并没有在我心里掀起波澜，掀起波澜的却是小村庄里的一条河，应该说是一个水塘。它位于村子的中央，圆圆的一片水域，周围岸上植着葱茏的树木，树木外密密地坐落着一排排红砖青瓦的房屋。这个被称为河的水塘，在村庄里的地位就像它的位置一样是举足轻重的，相当于一片区域的中心广场。现在想来，不过是巴掌大的一片水，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是多么广阔，维系着整个村庄人的衣食住行。

阳光明朗的时候，水塘的上空总是溢满了欢快脆亮的笑声。村庄里的大娘、婶婶，还有年轻的姑姑，在岸边浣洗衣物，洗呀、捶啊，水的声音和着说说笑笑的声音，像乐曲一样美妙。吃饭的时候，也很有意思。住在水塘附近的人家，总是在家里的饭桌前待不住，端着饭碗，蹲在岸边的村木旁，吸溜着，不过是农人的粗茶淡饭，却吃得如同山珍海味似的香。那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饭场。

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些夏日的晚上，水塘边最是舒适清爽。晚饭后，庄里的人陆续续都会聚集到那里。三五一堆，吹着凉凉的风，胡侃神聊。也有大人们讲鬼故事的，吓得孩子们大叫，可是又禁不住好奇凑上去听，真是又刺激又好玩。像我们住在村子的最东头，母亲收拾妥当后，也会带着我们去玩一会儿，有时还带着毛巾香皂给我们在水岸边洗澡。那样清凉美妙的夏日，总是让孩子们迫切地期待。

因此，那时候，我总是在做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梦，渴盼着有一天我们也搬到水塘边住，那快乐该是多么广阔无边呢。日复一日，村庄里宁静安详，这个梦就更显得虚无缥缈。

直到7岁那年，父亲带着我去了一趟县城，我那水塘边居住的梦想突然又升了一级，变成了河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河，比起水塘，简直是太大了。县城就是被这样的河护卫着，进城没有桥，没有路，只有清清的水域，来往的小船。多年后，当我读到杜荀鹤的诗：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。”简直熟悉得要命，和儿时那次进城的记忆一模一样。

那天，父亲带我在临河的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，在一个临河的亲戚家里住了一个晚上。虽然那是我第一次在影院里看电影，可我却还记得宽大的屏幕上演的什么了。倒是那个晚上，我高兴得睡不着，趴在窗户上，看了半夜的水。即使后半夜睡着后，也一直能听到水在我的枕下欢快地在唱歌。

这样的一个个经历像刻在了我的生命里一样，总是让我缱绻难忘，总有哗哗的水声在心底深处流淌。

没想到，我在长大，城里的河也在长。等我去城里读书的时候，县城比以前大了一倍。环绕县城的河被开凿成了人工湖，比西湖的面积还要大。来往的船只依旧有，只是仅供游玩。通往城里有路也有桥。然而，我却十分失落。

几年后，在省会读大学的时候，竟然碰到了一个从南方水乡来中原求学的同学。我欣喜激动之下，缠着她讲讲她的家乡。她十分诧异地望着我，说，有什么好的啊，我喜欢你们中原，到处闻得见泥土的气息。

因为客气，她还是打开她的手机，让我看了一张她家门前的照片。——那真的就是建在水上的房子，白墙黑瓦，我们的巷子是路，她们的巷子是水。一扇扇开着的雕花窗子，静谧清幽，让人悠然神往。比我梦中的景象更静、更美。

看着我热切的眼神，她似乎理解又不理解，就像她对中原的向往一样，我也是如此恍惚。也许正如王之琳的那首《断章》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你轻易得到的，正是别人孜孜以求的，只是不自知。

